

吕不韦传

林剑鸣著——人
民
大
学
社

责任编辑：张维训

装帧设计：王师颜

版式设计：诸晓军

责任校对：高丽华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吕不韦传/林剑鸣著

-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95.5

ISBN 7-01-001982-7

I. 吕…

II. 林…

III. 吕不韦-传记

IV. K827.33

吕不韦传

LÜBUWEI ZHUAN

林剑鸣 著

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8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)

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5年5月第1版 1996年5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8.75

字数：210,000字 印数：5,001—10,000册

ISBN 7-01-001982-7/K·439

定价：12.00元

前 言

一个经商大潮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汹涌澎湃，铺天盖地，滚滚而来。面对这种形势，每个人都不能不考虑何以自处，有人早已得风气之先，抓住时机在商海上弄潮，成为百万富翁或富婆；有的人尚在海边观望，徘徊。其间也难免有说葡萄太酸的人物……，但无论如何，很少有人不思索一些问题：从哪里来？向哪里去？从前怎样？将来又如何？这些问题的主体包括中国、商潮、各自的单位、当代的太款们以及我们自己。每个人大约都在有意无意地根据自己的文化结构、社会地位、当前处境寻找不同层次的答案，以为各自的抉择提供根据。

可是，据我所知，无论是经济学家、政治家还是哲学家、思想家，还没能提出一个使人人都满意的说明。当然，这种说明大概永远不会出现，实际也不需要。每个人只需要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认识，这就足够了。

然而，每个人的理解又各自不同，这除了其它原因外，对过去所知的多少，大概是重要的因素。譬如一个人，成年人何以比小孩子知道的多，因为他有“过去”，有比小孩子多的经历。这些经历可以帮助他在碰到新情况时拿来参考。这样，成年人就显得比小孩聪明，“懂事”。如果这个成年人失去记忆，把以前的经历都忘掉，那么他尽管比小孩年纪大，说不定他还不如小孩聪明，而只是个白痴。因此，记住我们这个民族过去的经历，这是极其宝贵的财富。否则，我们的民族也会成为白痴。

可是，当需要我们这个历尽数千年历史沧桑的民族，打开记忆宝库之门，运用自己拥有的丰富经历以回答现实问题的时候，有的人却说：你还是个孩子，没有任何经历！

难道果真如此吗？

否！

早在四千多年前，公元前的十七世纪，我们祖先建立过一个长达六个世纪的王朝，这个朝代的名称就叫“商”。其所以称“商”，就是这时的人们以经商而知名。环顾世界还没有相同的第二例。在长达数千年的中世纪，商业、商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曾出现过几次高潮，战国末年、西汉、王莽时代、唐、宋，特别是明清之际，我们的祖先都有过投身商海的经历。近一个时期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之时彦俊才，几乎众口一辞，认定中国古代文化重道德，而轻实用，思想、艺术领先于人类，惟缺乏功利观念，而少商人云云。甚至以此为中国近代经济落后的原因之一。这种看法距历史实际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！早在数十年前，学贯中西的大学者陈寅恪先生就对当时盛行所谓“西方物质文明，东方精神文明”之说大泼冷水。他指出：“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。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。中国古人，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。与罗马人最相似。其言道德，惟重实用，不究虚理。其长处短处均在此。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；短处实利害得失，观察过明，而乏精深远大之思。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，以得功名富贵，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。”“今天误谓中国过重虚理，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，而不图精神之救药，势必至人欲横流，道义沦丧。即求其输诚爱国，且不能得。”这是陈先生在1919年“五四”那年说的话，用以量古度今，其对传统文化和今日中国之精神心态之刻画，何其淋漓尽致！

陈先生指出的某些现象，已在当前重演。并非笔者鼓噪，连洋人都承认，中国人是天生的生意人，在纽约，在东京，在巴黎，甚至

在非洲，都有我们的北京人、上海人、广东人、潮州人、福建人在经商，更遑论在改革开放的国内！我们真的从心里佩服陈先生早就说过的中国出现不少“世界之富商”的先见之明，不免联想起陈先生写给史学毕业生的几句诗：“群趋东邻受国史，神州士夫羞欲死，田巴鲁连两无成，要待诸君洗斯耻。”那时，不少人要到东洋去学中国历史，陈先生觉得不如像鲁仲连一样跳海。今天，我们面对商海大潮带来的迷惘，也不妨打开我们自己的记忆大门，翻翻祖先的经历，从历史上吸取一点有益的经验。

这里写的是一个大商人的传记。这部传记与我以往著作在文字上有些不同。之所以如此，在后记中已做说明，这里只强调一点：就是，虽然文风有所改变，但它仍是一部历史著作，不是小说或文学传记，而是历史传记。文中的史实虽未一一注明出处，但每个人、每件事甚至每句话都是有资料根据的。惟有如此，这个历史上的大商人的经历，才会对今天有所启发，或者说每位读者从中才能领悟到点什么东西。

目 录

前 言

上篇·发 迹 1

- 一 邯郸觅宝 奇货可居 3
 - 商海弄潮..... 3
 - 寻找目标.....18
 - 拍板成交.....31
- 二 咸阳密策 质子卖身14
 - 艳后忧思.....44
 - 深宫定计..... 57
 - 子楚归秦.....75

中篇·成 功 85

- 一 筹措既成 富贵斯取 87
 - 相国擅权..... 87
 - “仲父”专政..... 102
 - “得之以众”..... 112
- 二 “多财善贾 长袖善舞” 123
 - 人才西流..... 123
 - 杂花生树..... 134

千金悬赏.....	163
下篇·败 亡	173
一 骊山建冢 甘泉纵欢	175
嬴政之谜.....	175
秦陵悲歌.....	189
深宫秘闻.....	202
二 蕲年兵败 魂归北邙	215
吕、嫪之争.....	215
咸阳报警.....	226
游魂东归.....	243
附：吕不韦生平大事年表	267
后记	269

上编·发迹

“凡遇，合也。时不合，必得合而后行。
故比翼之鸟死乎木，比目之鱼死乎海。”

《吕氏春秋·遇合》



一 邯郸觅宝 奇货可居

时光倒转，一直退到二十个世纪以前，在亚洲东方的中国，出现了这样的场面：

从塞北高原吹来的冷风挟着阵阵黄沙，席卷华北的大地，在黄河以北、太行山以东的这片战场上，暂时的沉寂使得广阔的原野显得更加悲凉、萧瑟……“当唧唧……”一阵清脆的鸾铃声伴着细碎的马蹄响，透过黎明的薄雾，从通往邯郸（今河北省邯郸市附近）的驿道上传来。一匹雄健的乘马，驮着一个商贾打扮的年轻人，向邯郸城里驰去。乘骑轻快的步伐和马背上的人踌躇满志的神情，与周围凝重萧杀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反差。

这是公元前三世纪中叶。当时的中国北方，除了游牧于蒙古草原的匈奴和戎、狄人外，农业地区的人们将马用于骑乘还不到三个世纪。除作战的将士外，只有少数得风气之先的富豪和贵族才纵马驰骋于通衢大道，以显示其富有和风流。这个乘着时髦的交通工具、风尘仆仆地赶到赵国首都邯郸的人是谁呢？

他就是腰缠万贯，风流倜傥，而又野心勃勃地要撞进战国上层政治圈里的大商人吕不韦。

商海弄潮

吕不韦并不是赵国人，他的家乡在邯郸以南的数百里。可是，在那兵荒马乱的年头，他却不辞辛苦，急急忙忙地奔往邯郸。

他从哪里来？

他为何而去邯郸？

说起来话长：

吕不韦是古代一个有声望家族的后代，他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炎帝时代。据说：炎帝之裔，伯夷之后因有功而被封于吕（今河南南阳西），子孙繁衍就以吕为姓，其中就有吕不韦的远祖。

公元前十一世纪，吕氏门中出了一个大人物，从而使吕氏族谱耀然生辉。

那是殷朝末年，在渭水上流的磻溪河畔（今陕西省宝鸡县城北磻溪河），有一位老者在垂钓。只见这老翁手持钓竿端坐岸边，两眼凝视滔滔东去的河水，动也不动，像一座石雕。三天三夜过去，而老翁连一条鱼也没有钓到。原来，这老翁所持的渔竿根本没有钓钩，当然不会有鱼被他“钓”上来。此人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姜太公。姜太公字子牙，原名吕尚，是吕氏祖先中第一个显赫人物，他之所以无钩而垂钓，其心并不在鱼，而是别有所求。当时，正是殷朝末年，殷王纣暴虐无道，民不聊生。在殷人统治区域的西方，今陕西岐山、凤翔一带，有一个周族，趁殷朝统治腐败之际发展起来，这一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民族，社会经济进步很快，并不断向东扩展，欲取殷而代之。但开始时，新兴的周族毕竟敌不过有数百年统治经验的殷人强大的武力，屡遭殷人的打击。率领周人发愤向东扩展的周文王尚未行动，就被殷王囚禁起来。据说周文王被囚在羑里（音“有”，在今河南省汤阴县），曾潜心研究古代流传下的八卦，作《周易》^①。后来，文王从囚禁处返回周人住地，就决心积蓄力量推翻殷商的统治。为此他访贤求才。果然在渭水边遇到姜子牙，交谈之后两人相见恨晚，文王拜姜尚为师，共同筹划伐殷大业。不久，文王去世，其子武王继位，姜太公以“师尚父”之尊辅佐武王，终于率领周人及其各族人推翻殷商王朝，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建立了

① 见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。

西周王朝(前十一世纪至前八世纪)。姜子牙(即吕尚,姜尚)不仅能在乱世之时审时度势,顺从潮流从而取得不朽功业。而且他本人确有运筹帷幄之中,决胜千里之外的韬略,流传至今的一部古代兵书《太公兵法》,就是记载吕尚用兵之术的军事专著。

机遇加韬略,是吕尚成功的两大因素。八百年后,吕氏门中出现的吕不韦也是靠这两条发迹的。

人世间的某些规律不断重现于历史发展的长镜头之上。似乎有意向人们昭示着什么。

西周建立之后,吕尚被封于齐,称姜姓,吕姓反倒逐渐被人淡忘。而原来吕氏集中的吕国,也不知何故而被除国。从此,吕姓后裔辗转流徙四方,散布中原各地^①。

从公元前770年开始,历史进入了所谓“春秋时代”。那时候,经历了数百年之久的西周王朝已走下坡路,“礼崩乐坏”。统一的天下实际上已分裂为数十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国。周天子虽名义上仍是“天下共主”,事实上各地诸侯多不服从朝廷的号令。各诸侯国的君主又常常打着“尊王攘夷”的旗号,借维护周天子“共主”地位的名义相互攻伐,攻城掠地,借以扩大本国的地盘。到后来“尊王”的招牌也不要了,公开撕杀。这种“乱哄哄,你方唱罢我登场”的争霸战争一直持续了三百多年,到公元前四百余年左右^②,战争打得愈来愈大、愈来愈频繁,以致后来的人们把此后的二百余年,直至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以前的这段时间,称为“战国时代”。吕不韦生活的那个年月,已经到了战国的末期。经过长期的吞并战争,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主要被七个大国割据,那就是:楚国,占据长江流域的中部,其疆域从今四川省东端起,有今湖北省全部和今湖南省东北部,今江西、安徽省北部,今陕西、河南、江苏的一部分,国都是郢(今湖北省江陵县西北的纪南城),曾是七国中疆域最大

① 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。

② “春秋”、“战国”的断限年代有公元前475年、前403年、前468年三种。

的一国。仅次于楚国的是秦国。秦国原来很小，最初仅占据今甘肃东南部一小块地区，但到吕不韦生滑这个年代，秦已由一个“西戎小国”发展到拥有函谷关（今陕西灵宝附近）以西的大国，国都在咸阳（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）。其领土包括今陕西、甘肃主要地区，尚有小部分土地伸入今河南省境内。楚、秦以外的大国还有赵国（在今河北东南部及山西、山东、陕西的一部分），国都在邯郸（今河北省邯郸市）；齐国（在今山东省偏北，兼有河北省东北部），国都在临淄（今山东省淄博市西）；燕国（在今河北省北部及今辽宁、山西一部分），国都是薊（今北京市西南）；魏国（在今陕西、山西、河南交界处，其大部国土在今河南中部），国都大梁（今河南省开封市）；韩国（在今山西东南部及湖南省中部），国都郑（今河南省新郑县）。以上这楚、秦、赵、齐、燕、魏、韩七个大国，就是所谓“战国七雄”。除这七个大国以外，还有一些小国，如宋、鲁、郑、卫、莒、周、杞、蔡、郑等等。

那位行色匆匆赶赴邯郸的吕不韦，就是居住在卫国的吕氏后裔。应当算做卫国人。

卫国早先也是个大国。公元前十一世纪西周王朝建立之初，周武王封其弟康叔为卫君，建都朝歌（今河南淇县）。春秋时代的卫国，上层腐败，政治混乱，公元前660年被翟打败，后来靠齐国帮助，将国都迁到楚丘（今河南滑县），从此成为无足轻重的小国。前629年又迁往帝丘（今河南濮阳西南）。战国时帝丘改名为濮阳，吕不韦的家就在这里。

在春秋战国的四百余年中，卫国的国君一个比一个昏庸、无能，在卫国的历史上留下一连串令人齿冷的丑行记录。其中突出的有卫宣公（前718—前700年）。这个老色鬼为儿子仍娶妻，娶的是齐国女子。接来一见齐女貌美，宣公竟将这个儿媳夺过来变成自己的妾。后来，宣公害怕儿子对自己不满，又密令强盗杀死自己的儿子仍。不久上台的卫懿公的行径更是荒唐，他淫乐奢侈无以

复加，竟给养在宫中的鹤建造豪华的轩车。这些动物神气活现地乘着高轩华辇，比王公贵族还排场地炫耀于国人面前，令国人怨声载道，气愤至极。公元前660年（懿公九年），狄兵攻卫，懿公慌忙召集国人出征。但愤怒的国人没有一个愿替他卖命的：

“请您让那些鹤去打仗吧！”国人对懿公说：“鹤乘着那么好的轩，比我们的待遇高多了。我们哪里能作战呢？”结果那些乘轩的鹤丝毫没给国王帮什么忙，懿公被入侵的狄兵杀死，在历史上留下笑柄。以后的国君：献公、灵公、示公、庄公、悼公、嘯公、怀公等等都是无能之辈，使卫国国势江河日下。到战国中期，卫国已经成为任人宰割的小国。有远见的人已对卫国失去希望，连卫国本国的一些王公贵族和政治家都纷纷流向其它诸侯国，其中生于卫国左氏（今山东曹县北）的吴起（？—前381年）就是一个杰出的人才，但他在卫国无用武之地，很早就离开本土，先在鲁、后到魏国为将，都立有战功，最后到楚国辅佐楚悼王实行变法改革，为使楚国强大立了不朽功勋。卫国的公子王孙卫鞅（即商鞅）也是有谋略的政治家。他同样不留在卫国，而先到魏国，又投奔秦国，自公元前361年至前338年协助秦孝公在秦国实行变法，使秦国由落后的小国一跃成为先进强国，奠定了统一中国的基础。可见，卫国并非没有人才，只是由于国内政治腐败，而使卫国人才外流，成为一个历史趋势，结果，人才愈外流国势愈弱，国势愈弱人才愈留不住。

在吕不韦出生之前，卫国衰落日甚一日：公元前356年（卫成侯十六年），卫国国君的地位已由“公”被贬为“侯”。再过二十余年，即公元前335年（卫嗣君五年），卫侯又被贬为卫君。国土更加缩小。

卫嗣君之后是卫怀君统治时代（前330年至前288年），吕不韦就是在这风雨飘摇的时代诞生于濮阳的①。

幼年时代的吕不韦，耳闻目睹自己的国家的衰败，会感受到弱

① 见《战国策·秦策五》及《史记·吕不韦传》。

肉强食的残酷现实。这时，经过商鞅变法强大起来的秦国，正蚕食鲸吞地向关东扩展领地，而关东各国也在相互攻伐。在各大国攻伐中，又产生了“合纵”、“连横”的运动。所谓“合纵”即“合众弱以攻一强”，就是许多弱国联合起来抗抵一个强国。这种活动主要是在关东的韩、赵、魏、齐、楚、燕之间展开，目的是对付秦军的东进；所谓“连横”，就是“事一强以攻众弱”（《韩非子·五蠹》），即由一强国拉拢一些弱国来进攻另外的弱国。这主要是秦国使用的外交策略，以达到其兼并土地的目的。而小小的卫辄处于各国“合纵”、“连横”的夹缝之中，常常是被凌辱、被兼并、蚕食的对象。大约在吕不韦一、二岁时，卫国的国君卫怀君去朝拜魏昭王。这原是小国讨好大国的表示，不料怀君一去即被魏国囚禁起来，随即杀掉。然后，魏国竟擅自作主立元君为卫国国君。因为元君乃是魏昭王的女婿^①。魏国在强大的秦国进攻面前虽节节败退，而在弱小的卫国面前却称王称霸，这正是战国时代各国之间的外交准则。此时的卫国已成了魏国的附庸。而卫国的国土实际上也只剩下濮阳一地了。

提起吕不韦的故乡濮阳，倒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：这里地处黄河南岸，混浊的河水冲积出大片的黄土地，连原野上稀疏的树叶都像披上一层透明的黄纱。在干旱的日子里，黄土地裂出一道道深沟浅缝，农夫、农妇心焦如焚地看着田里的豆、麦秧苗由枯黄而渴死。然而，一遇发水的年景，数百里的范围都成了泽国，那些穷困的村庄大部分都被大水冲扫、淹泡而荡然无存。一般的百姓在一次又一次的旱、涝、疾疫和战乱中挣扎，每一个生命都像系在一根细细的游丝上，稍稍一碰就会中断。就是侥幸能多在这个世界上存活些时日的人，也只有以豆为饭，或以豆叶为羹，甚至用糠来填充肚皮。贫穷和饥饿一直是笼罩在这一带绝大多数家庭上的两大

^① 《史记·卫世家》。

阴影。

濮阳的土地虽然长不出什么好庄稼，可是濮阳城却是当时的一个有名的商业城市。

中国古代城市的迅速发展，是在战国时期。春秋时代以及春秋以前的西周、殷商，国都以外的城市是寥寥无几的，而且城市的规模很小，人口也很少。春秋时代的诸侯国的国都也不过方圆九百丈，卿大夫的都邑仅有国都的三分之一、五分之一、甚至九分之一。一般的邑，住户不过千室，多数的邑有百室，最少的只有十室。到战国时代都市的规模显著扩大，都邑的数目迅速增加，全国各地大小都市星罗棋布。三里之城、七里之郭的城市相当普遍，千丈之城、万家之邑已十分寻常。各诸侯国的国都所在，都是相当大的城市，首都以外还有许多商业城市。齐国的国都临淄（今山东临淄北）是各国国都中最大的一个城市，它建立在淄河西岸，有大、小两城。大城南北约4.5公里，东西约4公里。小城在其西南角，周围约5公里。豪华的宫殿就矗立在小城的西南角，占地达5公里之多。据记载：战国时代的临淄城十分繁华，城内共有七万户人家，约二十一万男子。商业活动构成城市生活的重要内容，市民生活相当富裕，丰富多彩。城里有各种各样的文娱活动：斗鸡、走狗、六博、蹴鞠（踢足球）等等游戏和吹竽、鼓瑟、击筑、弹琴等演奏，供人们欣赏和消遣。宽阔的街道上往来着忙碌的官吏、商贾和农夫、士人，人多时常常挤得车轮相撞，肩膀互碰。城里的人多到衣襟连起来可以当帐帷，衣袖举起来可合成幕，大家一挥汗就犹如下雨一般。这是一个多么繁华、热闹的都市啊！

其它国家的国都，虽不如临淄大，但也都相当繁荣：楚国国都郢，人多时街上也是车相碰，人擦肩，你挤我，我挤你。有的文献记载形容：在郢都早上穿上新衣出门，晚上回来就挤破了。燕国的国都之一武阳（即燕下都，在今河北易县东南）有东西两城，河道将两城隔开。东城的北半部和东半部有宏丽的宫殿群。宫殿区的西半

部和南侧，有密集的冶铁、铸钱、制骨、制陶等工业作坊。坊中的大道两旁店铺林立，热闹异常。郑国的首都新郑，其大城南北也有4.4公里，东西达2.8公里。商业、手工业发达程度一点都不亚于郢和武阳。大的国都还有秦的咸阳和赵的邯郸以及韩的郑、荥阳、魏国的大梁等。

各国国都之外，战国时代还出现一批商业城市。其中重要的有燕的涿（今河北省涿县）、蓟（也是燕国国都之一，今北京市西南）。

魏国的温（今河南温县西南）、轵（今河南济源县东南轵城）、安邑（今山西省夏县西北）。

韩国的屯留（今山西省屯留县南）、长子（今山西省长子县西南）。赵国的藁（今山西省离石县西）、离石（今山西省离石县）。

齐国的即墨（今山东省平度县东南）、安阳（今山东省曹县东）、薛（今山东省滕县东南）。

宋国的陶邑（今山东省定陶县北）。

楚国的寿春（今安徽省寿县）。

秦国的雍（今陕西省凤翔县南）、栎阳（今陕西省临潼县北）。

三川之二周（洛阳、巩）等等。

这些都是交通发达，商业繁盛的重要城市。

卫国的濮阳在这些城市中，虽不如临淄、咸阳、邯郸大，但也相当繁华。其程度可与陶邑相比，人们常常是“陶卫”并称。这里，地理位置给经商的人们以发财的机会：濮阳恰在黄河的弯曲处，喧闹的河水虽然常常把两岸的庄稼、村庄以至老百姓们都冲得一千二净，用厚厚的黄沙一遍又一遍地覆盖大水后的中原大地。但是，当黄河不发脾气的时候，她又像一个温顺的少妇，稳重而和缓地从这里流过。在这些岁月里，她又为人们提供舟楫之利。地处黄河岸边的濮阳则成为交通十分便利的地方：从这里溯河而上，不远就可达到周代的国都洛阳。进入战国后，洛阳虽已不是全国的政治中